



当前位置: 网站首页 > 百年红楼 > 论文精粹 > 1951-2000

## 从薛宝琴的《柳絮词》看曹雪芹的思想——读《红楼梦》札记

【作者】牛维鼎

《红楼梦》第十七回写了大观园里最后一次诗会。这次聚会以柳絮为对象分别选调填词。参加的共有六人，即史湘云、贾探春、贾宝玉、林黛玉、薛宝钗和薛宝琴。这些人虽然歌咏的是同一事物，但反映的主题却各不相同。有的是曹雪芹替小说中的主人翁抒发理想(如大家一致重视的宝钗的《临江仙》)，有的则是曹雪芹借小说中人物的笔来抒发自己的政治倾向。薛宝琴的《西江月》便是如此。

词是这样写的：

汉苑零星有限，隋堤点缀无穷，三春事业付东风，明月梨花一梦。几处落红庭院，谁家香雪帘栊。江南江北一般同，偏是离人恨重。

乍一看来，这词也不过运用了一些有关柳絮的典故，就物论物罢了，可是经过认真考察、分析，我们可以看出，曹雪芹通过这首词不仅揭示了封建贵族豪门没落的命运，而且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封建皇廷，这在《红楼梦》全书中是极为罕见的，因此有必要加以注释分析。

“汉苑”即西汉上林苑、长扬等宫廷苑囿，据《三辅黄图》载：“长扬宫，本秦离宫，汉修饰之，以备行幸，宫中垂杨柳荫数亩。”汉成帝刘骜为了自我炫耀，表示汉朝禽兽众多，曾下令扶风居民到终南山捕捉熊黑豪猪、虎豹豺獾、狐兔麋鹿，西自褒斜(今陕西秦岭以西地区)，东到弘农(今河南灵宝县北)，南达汉中(今陕西安康)，然后送到长扬宫，让当时少数民族贵族参加狩猎活动。刘骜还亲自前往观看。扬雄为此特地作《长扬赋》，歌颂刘骜。可就在这一片颂扬声中，汉朝已走完自己的鼎盛时期，开始走下坡路了。词中所说“零星有限”，非但指柳絮有限，不也暗合了汉朝行将穷途末路了吗？

“隋堤”是引据隋炀帝故事。杨广在杀父杀兄篡夺皇位之后，大肆荒淫享乐，他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，由关中经中原开通济渠凡一千三百里，直达扬州，沿堤植柳，称为“隋堤”。就是这个穷奢极欲的一朝末代皇帝，终于沿着他开凿的运河，走向死亡之路，被缢死于扬州。“无穷”的柳絮，只能“点缀”杨广统治的表面风光，不会挽救他覆灭的命运。

《西江月》中，曹雪芹借薛宝琴之口，直接揭露封建最高统治者，尽管煊赫一时，但由于扰民乱政，终于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，所以“三春事业付东风，明月梨花一梦”，正是他们不可避免的结局。这里的“三春事业”，联系“汉苑”、“隋堤”来看，矛头所指，首先是封建势力总代表——皇帝。所以为旧历史学者所盛赞的乾隆多次南巡，及镇压各地少数民族的所谓十全武功，只不过是封建制度行将灭亡前的回光返照而已，其结局也必然象刘骜一样。事实也正是如此。乾隆之后，只隔了一代皇帝，到道光时候，由于资本主义的萌生和发展，帝国主义的侵入，清王朝覆灭的命运已基本决定了。

当然，曹雪芹在这里更看清楚了封建贵族豪门的末世命运。“三春事业”同时也明确地指出身为贵妃，“荣华正好”的贾元春，“才自清明志自高”的贾探春和“金贵花柳枝”的贾迎春。他们都曾

收藏文章

打印文章

关闭本页

发表评论

阅读数[123]

评论数[0]

在繁花富庶之地，富贵温柔之乡度过了青春时节锦衣玉食的生活，而其结果，也都不过是死亡与离散，一枕黄粱，尽付东风。

词的下阕，仍进一步揭示封建末世的地主阶级的没落命运。

“几处落红庭院，谁家香雪帘栊”，这里用的是宋词典故，叶梦得《虞美人》中有“晓来庭院半残红”的诗句，欧阳修《采桑子》曰：“群芳过后西湖好，狼籍残红，飞絮濛濛，垂柳阑干尽日风。”这些词中可以看出当柳絮飘摇时，已是繁花凋残，春归时节。晏几道《御街行》写道：“街南绿树春欲暮，雪满还春路。”周邦彦《瑞龙吟》则更直接写出了暮春时的凄苦情怀：“断肠院落，一帘风絮。”这些词句使人明显感觉到，不管哪家贵族世家的庭院帘栊上，在布满落英、连牵风絮的时候，都落入了寥落哀伤的处境。

“江南江北一般同，偏是离人恨重。”则主要据白石道人姜夔的《淡黄柳》和《凄凉犯》二词点化而成。《淡黄柳》序写道：“客居合肥城南赤阑桥之西，巷陌凄凉，与江左翼。唯柳色夹道，依依可怜，因度与此阙，以抒客怀。”词中有句云：“看尽鹅黄嫩柳，都是江南旧相识。”《凄凉犯》序道：“合肥巷陌皆种柳，秋风夕起萧萧然，予客居闾户，时闻马嘶，出城回顾，则荒烟衰草，不胜凄黯，乃著此解。”词中有句云：“追念西湖上，小舫携歌，唤花行乐，同游在否？”姜白石写这些词时，已是南宋偏安江左时期，但姜氏所表现的思想感情，只不过是怀念江南临安旧游的地方与故交而已。可到了曹雪芹手中，却通过薛宝琴加以融汇翻新，“江南江北一般同，”在合肥如何，在临安又如何？不过一江之隔，扬柳并无差别，只有姜白石这样的骚人墨客，才仅只有离人念旧之恨，而缺少更深的民族与社会的危机感。与上阕联系起来，纵观全词可以看出，曹雪芹所感到的是封建末世自皇室到豪门都只图享乐，而看不到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，这是曹氏最为痛慨的。

由此可见，曹雪芹在资本主义萌生时代，看到了封建末世必然来临，看到了他所从属的那个阶级的末日不可避免的政治前途，因而给予从根本上的揭露，把斗争矛头直指封建皇帝，虽然含蓄婉转，然而在《红楼梦》全书中却是应该引起重视的。

当然，在通篇词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情感还有很大程度的局限。第一，他虽然揭露了汉苑、隋堤的荒唐，暗喻了所谓乾隆盛世的表面繁荣、骨子里腐朽的本质，也揭露了豪门世族的必然没落，看出了封建末世毫无出路。但是他对此却含有十分痛楚、无限缱绻的心情。“三春事业付东风”，他又何尝甘心情愿。曹雪芹借众人评诗之口说：“到底是他的声调悲壮，”也正反映了他无可奈何的苦闷与感慨。

第二，他虽然点出了历史和当时的社会现实，一面是贪图安逸，耽于享乐，一面是这个阶级自己正在挖掘坟墓，而又醉生梦死，毫无所知。但作者对这种现实却无能为力，把一切归于空幻，所谓“明月梨花一梦，”即是这种倾向的流露。苏轼《东栏梨花诗》云：“梨花洗自柳深青，柳絮飞时花满城，惆怅东栏一株雪，人生看得几清明。”把梨花与柳絮并提，正是这《西江月》上阕的好注脚。苏轼本人在政治斗争中屡遭失败，使他产生了“人生看得几清明”的虚无思想。曹雪芹在封建时代行将灭亡的前夕，其感受更自不同，所以“一梦”之感，对于并未真正脱离他那个阶级的人来说，正是必然的思想局限。

第三，他虽然看到了“柳絮”的生长和飘零是自然现象，“江南江北一般同，”不应当为此仅仅感受到个人的离愁别恨，而着眼于封建统治如梦一般的“三春事业”，可是他并未看到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，也看不到新生力量的兴起，以至于感到无所依附，无所归宿，而仍然只依恋于无法逃脱败亡的命运“落红庭院”与“香雪帘栊”之中。曹雪芹一面借薛宝钗之口评价此词“未免过于丧败”，但同时又借众人之口赞叹它“几处、谁家两处最妙”。这正表现了他为自己阶级的沉没，寄予了沉痛的哀言。

由此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：曹雪芹作为一个清醒的文学家，他看出了封建社会不可挽回的灭亡命运，揭露了其走向崩溃的原因，但他仍跳不出那个阶级的圈子，尽管他揭露，并诅咒那个阶级、那个社会，但他仍然为他们的行将灭亡而痛苦，惋伤，无限依恋。

“扬花飞尽绿荫全，更看明年春雨时。”新陈代谢是宇宙间不可抗拒的规律，曹雪芹那个时代，

那个阶级的诗人，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的。

(阜阳师范学院原中文系主任、副教授牛维鼎同志因病于1987年去世，值此周年之际，特刊出作者遗稿，以兹纪念。——编者)

【原载】《阜阳师院学报》(社科版)一九八八年第三期

[关于我们](#) | [联系方式](#) | [意见反馈](#) | [投稿指南](#) | [法律声明](#) | [招聘英才](#) | [欢迎加盟](#) | [软件下载](#)

永久域名:[www.literature.org.cn](http://www.literature.org.cn) [www.literature.net.cn](http://www.literature.net.cn) E-Mail:[wenxue@cass.org.cn](mailto:wenxue@cass.org.cn)

版权所有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京ICP备05084176号